

又是枣儿红了的时候，摘一颗放在嘴里甜津津的，不禁勾起我小时候酸酸的回亿……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上一个贫瘠而偏僻的小山村，我出生在一个窝大十口的穷家庭里。六七十年代，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童年的记忆里只有一个清晰的字——饿！好在我家的周围——脑畔，院畔长着不少的枣树，白露节过后，枣儿一天红比一天，饥饿的困扰暂时得到了解除。

枣还不全红的时候，我们家的枣就特别好吃。脆各生生，甜各津津，一点儿也不夸张。清晨或阴雨天，你来到树下，摘一颗放到嘴里，咔嚓咬一口，满嘴甜津津的，那个甜哎，只有亲口尝了才能感受到，我的表达水平实在难以形容。我只能这样保证：你站在树下不断摘不断吃，手摘的还赶不上口吃的呢。而且走的时候，口袋里肯定还要装的，因为这枣子呀，越吃越好吃的。

农家秋天无闲人。枣红了，秋也收开了。下午放了学是四点左右吧(那时不是城市作息时间)，大人们都在地里收秋，母亲天黑了才回家做饭，肚子早饿的咕咕叫，可还得上地帮忙，比如搬玉米，刨红薯山药、摘豆角等农活。于是先爬到枣树上吃一气，再摘上两口袋，一边住地走，一边咔嚓咔嚓地吃着。等着收回来，饭还没做了，再摘些枣子边吃边去上晚自习。收秋这段时间，晚饭常常在下了晚自习以后才吃。

中秋节前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

## 改革开放四十年颂

□ 成绛卿

一

   飘荡东风扫雾霾，江山万里正重裁。   千家竞觅贫穷帽，万户同开喜乐怀。   逐梦神舟游宇宙，推波航母慑狼豺。   全民拥抱新时代，温暖阳光沐九垓。

二

   紫气东来五彩彩，沧桑巨变史无前。   太空建站惊寰宇，水底燃冰震海川。   打虎拍蝇风气正，搞星揽月庶民欢。   欣然阔步康庄路，续写神州锦绣篇。

三

   革新策略万千条，华夏复兴掀浪潮。   港澳回归圆夙梦，山河守护砺刀。   大桥跨海全球说，火箭腾空国力骄。   欣喜麒麟昂首立，再无宵小敢喧嚣。

四

   春潮涌动千帆竞，开放迎来百业兴。   林立琼楼呈画卷，纵横带路闪霓虹。   社风稳定邦基固，经济繁荣特色浓。   放眼山川皆锦绣，全球瞩目看腾龙。

## 词两首

□ 王彩萍

念奴娇·辞秋

      长风万里，望擎花敛秀，新寒相约。洗却云烟晴不尽，吹皱一湖寥落。枯叶飘零，残枝弄影，犹叹吹榆薄。三秋将暮，暗生些许怯弱。      曾醉硕果沉沉，桑田颜色，闲咏清平乐。岁月匆匆情已倦，华发徒增何觉？汾水神游，太行驰步，纵把心漂泊。杏林深处，一怀高意如昨。

蝶恋花·夜思

      谁把新愁流碧水？月下风清，一饮芳樽醉。梦醒深宵窗独倚，楼高闻得虫声碎。一剪柔情鸿雁寄。漫卷诗笺，心驻芳草地。望断重山云又起，繁华尽散尘烟里。

## 诗歌一组

□ 赵玥

刺 绣

云烟如海雾追虹，针刺青山绣碧空。   心梦随情寻趣味，精微之处夺天工。

剪 纸

纸上飞刀趣味生，巧心灵转落花樱。   今逢青梦思鸣鹭，昨夜西窗一剪情。

东 山

午后东山品古茶，盘龙路上惹云霞。   秋霜不懂花哀痛，偏问红儿去哪家。

墨 韵

昨夜凉风抚墨洗，空斋醉梦慕茶悠。   人生不过闲来客，唯有丹青万古秋。

文水氍子

   声声风雨扰云稠，赛社迎神更醉秋。   雄鼓惊魂思夜语，金觞洒泪盼丰收。

秋 思

   月明丽影夜朦胧，独照寒宫瘦瘦容。   且锁娟眉寰宇望，他乡之处有孤灯。

思 乡

   梦中常有思乡泪，琴韵荷香空落杯。   又忆桥头鱼味醉，不知谁与我同回。

# 红枣情结

□ 张建平

收秋工作进入了紧锣密鼓的阶段。“割谷打枣刨高粱”。那时候，往往是先打枣，因为迟打一天就消耗很多的。靠近树底的枝上，早被人们吃光了，吃的特别凶的。根本等不得枣结绵了再打。再说，那时候照看枣也是挺麻烦的事，而且也惹事端。过路人、小孩子，总要摘的吃呀。因此，枣一红，就噼噼啪啪地敲打。枣儿打回来了，母亲总会在夜里把好的枣穿成串，一串串的挂在窑洞马面上。那年头，挂在马面上的红枣串可以象征着这家人家的殷实程度的。谁家挂的多，谁家就是好日月。在我们村不是家家都有枣树，我们是本村人，祖上留下不少枣树的。那枣串一直挂到冬天才收，等收的时候，枣子干的像石块了，可味道仍超好吃的，酸酸甜甜的。

次点的装在框子里挂在天窗上或屋檐下，剩下的晾在墙上、房顶等地方。母亲特别会处理枣子的，她会把不绵的枣子倒在炕上，或装在袋子里放到炕上，不几天那枣就蒸熟了，甜甜的实在好吃。放学回来，等不上饭就抓几把枣子充充饥。这样一直延续到冬天，枣儿彻底干了，全部归仓了才吃不到了。

      母亲常说:枣儿顶饿了不定饱。饿了吃一气，饭熟了，照样该吃多少还是多少。在哪饥饿的年代里，枣子实在是救“饿”恩“人”啊！

      在自家村里怎也好说，可后来我去离家三十多里的金家庄中学读书，那枣儿更是与我结下难忘的情缘。那时候我们住校生活，上学的时候要带干粮的我们家很穷，连正顿饭都吃不上，那有什么干粮可带！可是到了秋天时候，就有红枣回回带的。而且我们的校园里也有好多颗枣树，校长是郭秉升先生，郭校长不代课，成天看护校园里的蔬菜和枣子，枣红了的时候，学校管理的特别严，不用说学生们不敢偷吃，就连教师们也不能随便吃的。曾记得有几个高年级的男生下晚自习以后偷吃枣，不知怎就让郭校长发现了，全校开大会，都做了检查，实在怕人的。那时候，学生一有问题，最怕开会，最怕做检查，那可是莫大的耻辱啊！根本不像现在的教师动不动就叫家长……

      我们上学的时候，金家庄中学闻名遐迩，虽然有高中班，也有初中班，好几百人的大校园，学校秩序井然有序。等到枣红了，郭校长组织师生打枣，捡枣，最后分

枣。我记得枣捡好后，所有师生都有份，每个学生分一瓢，倒在座位上，我们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吃一通气。

      我们是住校生，金家庄本村的，和附近的学生是跑校的，一到这个时候，我们住校的肯定要巴结跑校的，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带来吃的。我听说我们学校有一任校长，他上学的时候，家里也是特困难，他的一个同学是跑校的，每天来的时候会给他带一口袋枣，帮他度过饥饿关。后来他当了校长以后，一直照顾他的老同学在学校烧锅炉呀看大门等活……

      虽然我们家房前屋后有些枣树，能打些枣子，但枣干了归仓以后谁也不能随便吃了。有时母亲为了鼓励我们做家务活，可以给我们一两把吃的。还有时比如在学校得奖了，母亲也会奖励的。

      又到枣儿红了时候，满山遍野的，可现在的人们早已不那么喜欢吃了。即使吃也是三颗两颗的，尝尝味道，小孩子们也不稀罕了。那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吃不够啊！

      近些年枣儿变不成钱了，人们放弃了对枣树的种植和管理，枣子红红的，绵绵的，胖胖的，一直挂在树枝上，无人收拾，直至寒冬腊月仍孤零零地挂满树枝……

      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仍然保持着深深的红枣情结。前年的红枣倒了，去年的至今仍保存着，今年的又红了，我们还会收拾，好要保存的。

      因为我与红枣有情缘！



梁大智 摄

## 我的那些长辈(外两首)

□ 吕世豪

还有手机上微笑着的二姑   老宅窑洞里的陈旧物件   弓上搭着的箭簇啊   都装满了那些先人的灵魂

致扭曲的父亲

父亲   你的腰是扭曲了   像一张弯弓朝向泥土   弓上搭着的箭簇呢   我四处探寻它们射程内的归宿

就这样，叶子进入了烈日炎炎的夏天。尽管有时候干渴难耐，连续数日甚至数月没有一滴降水，但是，叶子总是在一天天的成长着。个头变大了，颜色变深了，慢慢的还织出了经纬，勾勒出了叶脉，就像一幅天然去雕饰的画作，让炎炎夏日里终于有了一片片、一道道

## 落 叶

□ 薛锐铭

了春天浓浓的味道，闻到了生命不屈不挠的味道。

      就这样，叶子进入了烈日炎炎的夏天。尽管有时候干渴难耐，连续数日甚至数月没有一滴降水，但是，叶子总是在一天天的成长着。个头变大了，颜色变深了，慢慢的还织出了经纬，勾勒出了叶脉，就像一幅天然去雕饰的画作，让炎炎夏日里终于有了一片片、一道道

      知心的绿荫，遮风挡雨，装点山河。有时候，甚至化作了调皮孩子和少女们的头饰，这更丰富了叶子美的使命。

      时间很快，秋天不知不觉的就来了，叶子的颜色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淡，由黄而泛白、泛灰、泛褐，进而悄然告别了枝干，静静的飘落到了草坪上，庄稼地里，街道上甚至还有屋顶上，河面上。这个时

      围着杀猪的叔伯，帮这帮那，不亦乐乎！

      搬进新房子住的时候，可算是风光了一把，安着双层窗户，家里面都是白炽灯，硬化了的院长干干净净，墙面上是五颜六色的水刷石，矗立在村子的中央，熠熠生辉，在八十年代，已经算得上是一流的水平，邻居们都赶来帮忙，街门上贴着红红的对联，人们出出进进，都竖起了大拇指。

      回了村里，老娘迫不及待的进了院子里，带着我给我一一介绍着，到了客厅，看见了父亲的遗像和牌位，老娘的眼睛湿润了，哽咽着“你可怜的大，辛苦了一辈子，没有享福就走了，真是命苦啊！去把你大的遗像和牌位擦干净，咱们带回孝义吧，”母亲对随行的三姐四姐说。一会儿摸摸柜子，一会

于是   我明白了直木难活的道理   一遇弯曲必要向其肃立施礼   并会聆听它们骨子深处龟裂的声音

深山柴门访贫

老人   您有几个儿子   不多   两个

都还在您身边   一个死了   一个为逃活命卖了

那您眼下单身一人   还有一个   老人拄拐拐杖   我要靠它养老   送终

      候，叶子同样是好多摄影师追逐的模特儿，甚至至于因此多了些带有诗情画意的那么多好听的的名字：银杏大道，梧桐小径，柿子园，槐树坡……尽管名字让人生发出一股股流连忘返的酸意，可依然不能阻挡它们回归大地的脚步，因为，它们清楚，自己的谢幕跟出场是一样的，根本不需要什么仪式，更不需要什么别人的赞美。

      正因为如此，一片普普通通，平平淡淡不打眼、常常被人忽略的叶子，才如此灵光，如此美丽，如此难以忘怀。

      儿摸摸瓦瓮，这个房间看看，那个房间摸摸，看着每一件旧家具，老娘都恋恋不舍，抬起头看着房顶的燕窝，燕子啊，明年回来就窝也找不到了，谁能给燕子捎个信啊！老娘再一次忍不住老泪纵横。我知道老娘在乎的并不是拆迁补偿的问题，其实她也不一天念叨着说，拆了吧，20多年没有住人了，拆了好。

      我知道，让她老人家心里不忍的是自己的一生辛劳，那是一种情节，那是一份牵挂，那是一缕乡愁，那是一丝心灵深处的隐隐的伤疤。

      老娘对着父亲遗像沉默了一下，我知道她是在对父亲说“老头子，咱们的房子要拆了，我带着你的遗像和牌位回孝义的家，请您放心。”

      我拉着老娘的手，心热热的，眼湿湿的，四姐抱上父亲的遗像，轻轻的踏着岁月的足迹，抚摸着醉人回忆，充斥在血液里的不忍与无奈，悠悠的风起，再次重温着儿时的乡音。

      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 忆 父

——写于家父作古十二周年之际

□ 孙凌

      在我曾经住过的小区里，有一位老人，每天从我的窗台底下走过，我不敢看他，却又每每用眼角余光急切地搜寻。只因那低着头脚步匆匆的背影，像极了我的父亲。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十二年了。十二年来，我们的生活日趋恬静，但怀念和感伤总是经意或不经意地突袭而来。

      龙应台先生有篇短文《共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记忆犹新。她写道：南美洲有一种树，雨树，树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可以有三十米之遥。阴天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隙落下，所以叶冠虽巨大且密，树底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每次读到这里，都有一种想写父亲的冲动，却每次忆起，还有生生不息的痛像信念一样根植在心底挥之不去。于弟弟，于我，父亲像雨树，用他不经意撒下的细雨，用他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父亲出生于一个军人之家。我的爷爷是革命烈士，大伯二伯也都是军人，大伯还曾参与过解放太原战役，父亲虽没参军，但他的身上俨然有着军人的血性，耿直倔强，刚正不阿。父母双亡后，他就被过继给自己的叔叔做了儿子（也就是后文中我要讲到的后来一直照料我长大的最终爱我的爷爷）。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为了省钱没有念高中而是选择了就读平定师范，就读期间，利用课余时间翻山越岭给煤矿背碳赚取学费，读书的手愣是日积月累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坚韧的脊梁却始终挺直如青松一样。

      参加工作后，在晋中地区革委会工作了8年，1971年吕梁建区时毅然返回家乡，在他无比热爱的这片故土上奋斗了一辈子，两袖清风，一腔正气，留给我和弟弟的没有多余的片瓦加身、财富贯贯，却用他的严与爱，慈与善，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忆去践行，他告诉了我们姐弟俩太多做人的道理，比起那些看得见的身外物，这才是受用一生不尽的财富。

      还曾记，饭桌上不成文的规矩延续至今。从我记事起，每逢吃饭，第一碗饭都是盛给爷爷的，第一张饼也是烙好了让爷爷先吃，饭桌上年长者不来坐谁都不许先坐、不动筷子谁都不许乱动，哪怕你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吃饭不许吧唧嘴发出声音、不许敲碗筷、不许拿筷子在盘子里乱夹菜，吃饭不许讲话交谈，在外吃饭不许打闹大声喧哗，不许剩饭浪费粮食、吃多少盛多少。爸妈因为单位经常性出差，全国各地跑，带回来各种各样的地方名吃。每次回来分配，爷爷那一份总是最多的，弟弟虽然年纪小，不会多分一点儿给他，言传身教告诉我们从小要尊重老人。渐渐长大，我比弟弟更多懂得的还有一点：爱护年幼者，于是会把自己的那一份再分一些给他。

      说起家规，还有件事不得不提。小的时候不懂事，当时照看我长大的爷爷耄耋之年垂垂老矣，腿脚也不灵便了。而我却正值青春期，少不更事还执拗任性，见不得人唠叨。有一次，我坐在小板凳上洗脚，爷爷善意地一直叨叨我，告诉我我能这样不能那样，终于把我叨烦了，我就低低嘟囔了一句：知道啦，烦不烦呀。爷爷耳背没听到，爸爸听到了。过来就踢了我一脚，并逼着我给爷爷道歉。那是我记忆里唯一的一脚，因为我的不尊重老人。那一脚，让我印象深刻没齿难忘地记住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美德，不可逆。

      还曾记，1992年春天，父亲去北京学习，学习结束时正值我和弟弟放假，我们就和司机师傅一起去接他回家。那是我和弟弟第一次到首都，第一次坐地铁。那种兴奋雀跃永远都在。也就是那次，父亲用实际行动给我们姐弟两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道德课。地铁到站，车厢空荡荡的，我们都有座位。随着一站一站的停靠，车厢渐渐拥挤起来，这时候，上来了两位60来岁的老人带着一个孩子。以前书本上接触过让座的内容，但对于一个连公交车都没有的小城来的我们，自然是不懂得第一时间站起来。这时，比那两位老老小不了几岁的父亲“蹭”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让座给他们，我和弟弟慌了，也跟着站了起来，于是，两位老者连同小孩坐下了，我们父子三站了一路。这期间，父亲没张嘴说一句话，就用实际行动以身作则让我们

      更深刻地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至今，我都保留着一看见老人小孩就下意识站起来让座的习惯，习惯使然，做了，就像做给爸爸看一样，心里坦然。

      还曾记，父亲在市中院工作的时候，上下班习惯以步代车。有一天中午，一推门兴冲冲让我看他手里拎着的东西，说路上有个勤工俭学的吕梁师专学生拦住他给他推销洗头水，他看着那孩子可怜，价也没还就买下了，让我试试好不好用。我轻轻用手一抠，上面的字就掉了，心知这是碰到假的美其名曰勤工俭学的假冒大学生了。但不忍让于爸爸就没说，爸爸看穿了我的心思，说：“真假无所谓，没有实在不能行的困难，谁愿意去骗人呢，是吧？”……这件事，成了我和爸爸的秘密，没有告诉妈妈，当然，那两瓶所谓洗发水，我们当了其他用途。小小的善举，就那样住进了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还曾记，父亲教会了我生活要有仪式感。有了仪式感，你才能懂得珍惜生活。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有感而发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仪式的精简，让过年变成了日历上沉闷而面目模糊的某一天。真的是无比怀念我们家的贴春联最佳组合——我和爸爸。爸爸写的一手好字，小的时候，家里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的春联都是爸爸自己写。写完待浓浓的墨汁味散去、晾干，就开始贴春联。只我们父女两配合默契一个前边麻溜儿的手愣是日积月累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坚韧的脊梁却始终挺直如青松一样。

      还曾记，父亲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长久的影响着我们姐弟两。他还在政法委工作期间，所有的讲话稿都是自己牺牲了休息时间用钢笔一笔一划手写出来，再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誊抄，直到现在，爱民都会说咱自己的一手好字都是当年帮爸爸誊抄讲话稿练出来的。在中院工作时，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回家，一加班有时就是通宵，让同事们都回家休息了，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清清廉廉一辈子，一腔正气、两袖清风。这种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姐弟两，兢兢业业干工作、踏踏实实过日子，虽然平凡，但活得丰满。

      还曾记，父亲住院期间，执意要从特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说不想给医院添麻烦，一个人占用一个套房，说里外两间能住好几位需要救治的病人。直到临终前的那个下午，他还不肯给医院添麻烦，非要从医院返回家中，那天的天气也仿佛应景般出奇地冷，雨夹雪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除了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以外，其他亲人都已在做准备：父亲，这是要去了。护士们也终于忍不住哭作一团，护士长哽咽着拉着他的手说：你会没事的，不要走，我们都陪着你。我的泪，在这种感动与心痛中终于不可遏制地奔涌出来……回到家已是下午，瘦骨嶙峋的父亲不断地变换姿势想要舒服一点，凳子上已经铺了厚厚一床被褥还陪的他喊疼，，我陪在他身边，用潮湿的泪眼想要记录他所剩不多的点点滴滴。父亲低低地唤我要烟抽，从来闻到烟味就深恶痛绝的我照料他的这几个月来为了给了他点烟早已做到了吞吐自如，我拿出一根烟就着打火机点着，深吸了一口却呛在喉咙里连连咳嗽，递到他颤颤巍巍的指间，再把他手的那到嘴唇跟前，此时的他却连把已经放进嘴里的烟吸一口的力气都没有了，无力地低垂着头，紧闭着眼睛。我知道他又坐累了，于是又把他从凳子上小心翼翼挪到了床上。看着曾经伟岸的父亲此刻像个瘦弱无依的孩子更像无根飘摇的浮萍靠在我的怀里，即使哭也要背着他的我终于大哭着说：爸，不要吓我，你要好起来。他用低到尘埃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对我说：孩子，别怕。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大家最后一句话，只有我一个人听到，只有四个字……这段记忆是我最深的最不想提及的，但用于纪念父亲，这是最好的方式。一个老人小小的善，旁人都担受感动。父亲给予我们的，是全世界。

      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渗透进骨子里的点滴记忆朴实而温情，让我每每忆起，每每泪目。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朴素而正直，良善而不阿。

      是为记，是为怀念，是为永存。